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在农村扎根

ZAI NONGCUN ZHAGEN

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舍己为社的人	定价0.08元	打破常规	
乡邮员的表	“ 0.08元	關元青	“ 0.08元
一张大字报	“ 0.08元	三願意	“ 0.08元
是誰創造的	“ 0.09元	新小放牛	“ 0.08元
三十晚上	“ 0.08元	夸師傅	“ 0.08元
玉子和鳳翠	“ 0.07元	一万块磚	“ 0.07元
向1963年跃进	“ 0.08元	前哨风雨	“ 0.08元
步步登高	“ 0.09元	滿天星斗颯颯亮	“ 0.08元
在农村扎根	“ 0.08元	管理員是誰	“ 0.09元
一直向前	“ 0.11元	送柑子的人	“ 0.08元
紅軍万岁	“ 0.07元	嚶嚶的脚步声	“ 0.09元
枕头底下的香果	“ 0.09元	第一次夺来的机枪	“ 0.07元
一步跨过九重天	“ 0.09元	夜摸獅子牙	“ 0.07元
毛主席和我們在一起	“ 0.08元	总路綫的光輝照四方	“ 0.09元
农村喜事唱不完	“ 0.10元	不能說話的宣傳員	“ 0.08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

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在农村扎根 (复員軍人生产故事之一)

本社編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(長春市北京大街)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号

長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書店发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/8 字数: 12,000 印数: 30,000册

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統一书号: T7091·110

定价(5): 0.08元

目 次

在农村扎根 事 群 (1)

給一万人当家 金 陽 (19)

在农村扎根

——復員軍人畢永財的故事

(一) 在农村扎根

明天就是大年三十。

舒兰县田家屯的人們都在忙着准备过年。孩子們穿着新衣裳从前院到后院的跑着跳着。天下着大雪。村里到处喜气洋洋。

毕大嫂屋里屋外的忙着，收拾这、收拾那，簡直乐得閉不上嘴。明天过年，今天又正逢毕永財復員回来，真是喜事重重。

下晌，村里很多人都到老毕家来看毕永財。毕永財的大哥也来了。

他大哥問：“永財啊，这趟回来住多少天哪？”

毕永財回答說：“復員啦，再不走了。”

“我知道是復員了，还不到城里找个事做！不用忙啊，住个十天半月再走也不晚！”

“復員回来就下庄稼地呀，不走啦！”

大伙都忙着問毕永財：“江南冷不冷”，“熱鬧不熱鬧”，“南方怎样种地”……这些话把刚才他和他大哥說的事就岔开了。不过大伙都有个习惯看法：老毕在外边闖了这些年，还能在家种地，过两个月，还不得連老婆带娘都接走。

誰也沒料到，毕永財只初一歇了一天，初二早起就揹上粪筐出門拣粪去了。

天还没大亮的时候，毕永財的大哥看見大道上有人拾粪，認了半天也沒有認出来是誰。吃早飯的时候，才听到他的小兒子說：“老叔今早起就拣粪了。”

早飯后，他大哥到毕永財家来串門，見他門前有一堆粪。进門后就問：“永財呀，真不走了嗎？”

“不走了，农业上也需要人，我要在农村扎根了。”毕永財笑着說。

“受穷的命，挨累的腦袋。”毕永財他媳妇正为他不进城找事生气呢，听他大哥这么一說，就插了一句。

毕老大听永財說要在农村干，就来气了。他把門一摔，就冲了出去。嘴还念叨着：“沒出息，在外面闖了七、八年回来还是騎垅沟。沒出息！”

毕永財看着大哥走远了的背影，笑着說：“都不在农村干，社会主义怎么来呀！”他揹起粪筐又出去了。

毕永财在农村住下的事，毕大娘特别欢喜。她上了点年岁，希望儿子守在身旁。所以她听到别人说毕永财的风凉话就生气。她对毕永财说：“别听他们的，都不在乡下种地吃什么！”

毕永财是个兢兢业业的人。在部队里从通讯员到排长，仅艰苦功就立了七次。他要干什么就一定要干好。回家以后，他拣粪，攒猪粪，又用秫秸夹了个便所积人粪。还没出正月，毕永财积的粪肥就象小山一样。那些说风凉话的人，都竖起了大拇指，佩服他是好样的庄稼人。

1951年开春前，县里动员农民们上山间林，家家户户都打了不少柴禾，也给每一家军属打了一垛。有劳动力、有车马的人家，在道路未翻浆以前，都把柴禾拉到家里。道路翻浆以后，大家都忙着准备春耕，再加上道路泥濘不好走，所以村长动员谁，谁也不愿意到山里去。毕永财家的柴禾也没拉回来，可是他看不过让军属家里断烧柴，就牵上自己的瘦牛，上山去了。头晌拉了两趟。下晌，路化得象一锅稀粥，牛瘦，拉不动。村长劝他说：“明天再拉吧，道太濘不好走。”

“那还行，老李太太断烧柴了，今天先把她的柴拉回来，明天再拉我的。”

装柴禾的时候贪多点，回来的道上爬犁打误了，老毕在泥水里弄了半天也没弄动。老牛累得鼻孔冒粗气，可爬犁还是不动一步。没办法，毕永财在爬犁上拴了根绳子，帮着老牛拉起来。到村子的时候，天都黑了。他溅了满身泥，棉袄肩上磨了个大窟窿。

第二天该拉自己的柴禾了。毕永财看家里的老牛太瘦了，还要春耕，就没舍得再用它拉柴，而是自己一捆一捆往家里扛的。



毕永财的身骨好，宽肩膀厚厚实实的，两只胳膊象鐵槓子一样，扛两趟柴禾也足頂一爬犁。柴禾扛到家，脸上划了两条血口子。

毕大嫂看到毕永财脸上的伤，又心疼又生气。說：“你呀，舍不得老牛，倒舍得脸。”

毕永财拉柴禾的事，村里人都传遍了。小伙子們都很佩服他，懊悔自己沒帮軍屬干活。过不几天，嘴巧的人給毕永财編了一段快板。

老毕老毕心真好，
帮助軍屬拉柴草，
老毕老毕思想高，
自己烧柴肩膀挑。

(二) “春插、夏散、秋垮台”的互助組

屯子里有两个长年生产互助組，此外还有一个“春插、夏散、秋垮台”的互助組。这个組里有这么几个組員：“能攬瓷器，沒有金鋼鑽”的地攬头；外号叫“田吹牛”的田春荣；爱占小便宜的“李撇子”；还有个叫“大老慢”的；再加上这个組的牲口弱，所以总也不能巩固成长年組。这个組换了好几个組长，誰当組长誰搖頭。实际上，这几个組員都是本分庄稼人，就是心上长了个

鈎，什么事都想往里拐点。

党支部研究讓毕永财去当組长，并且要設法把它巩固为长年組，准备条件轉成合作社。

老毕当了組长以后，見組里的牲口不頂硬，就将自己那匹老牛卖了，添上些部队发的生产資助金买了一匹大白馬，交給組里使用。

組里的人干起活来还都能頂一个，就是麻煩事兒多。比如：正趟地呢，“地攬头”和王成惠吵起来了。两个人每人扶一付犁杖，一个朝东、一个朝西站着。“地攬头”說：

“我这条牛快，你不能淨叫它拉上杆。你看，累的这样，你也不心疼。”

“不叫牛拉上杆，把我套上得啦！干活嗎，哪有不出汗的。你心疼，找把扇子来給牛搨。”王成惠也不讓勁兒。两个人吵得脖粗脸紅。这时候，毕永财就得赶紧过来两头劝說。組員們心里是拥护毕永财的。所以他一劝就好了。不过，毕永财还没趟上一条垅，他們就又吵上了。这回是王成惠指責“地攬头”：“你为什么把犁杖偏着使，我那白馬不吃力！？”毕永财忙赶过来一看，这回是“地攬头”不对，就說：“老謝啊，咱們干活得一心秉正才行，使歪心眼兒可不好。”

“地攬头”不服气地說：“我干一辈子庄稼活了，还



不明白地里事，干活还有不吃力的。”

毕永财说：“话可不是那么说，比如两人抬筐，筐离哪头近，哪头挨压。这和那是一个理。明年我们就合作化了，牲口使坏了是大家的损失。”毕永财看“地攬头”还

要爭辯，就說：“这么着吧，你去扶我那付犁，我扶你这付。”这样，“地攬头”才嘟嘟囔囔地走开。

毕永财就是这样一面用手干活，一面用嘴劝架的。他每天都是下地早、收工晚，所以也带动了組里的人。因为大家下的力气大，所以庄稼比往年弄得好。到秋，鬧了个大丰收。

这回組里人可有話說了。

“誰說我們是垮台組，我們不仅是长年組，还是丰收組呢！”

“田吹牛”說得更带勁兒：“我們干活时象冲鋒一样，組长一喊，我們就冲上去干，怎么能不丰收呢！”

这个互助組的組員到成立合作社时，都带头报名参加了合作社。

这一年除了丰收以外，毕永财还得了个“老軍人”的綽号。不知为什么叫“老軍人”，大概是出于尊敬吧！

（三）建立高級社以后

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，毕永财的家乡也成立了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有一次，老毕領着一部分社員去参加修水庫的工程。

小伙子們“嘿哨、嘿哨”的吆喝聲，給身上增加了不少的勁兒。雖然扁担壓成了弓形，人們還是担着土，箭似的來回跑着。

“老畢，你得快跑啊，要躡上你了。”

“小伙子，使勁兒吧，修水庫的紅旗沒你的份了。”畢永財担着土跑着說。

“老畢，你担多少了？”

“二十個來回。你呢？”

“十八個。”小伙子不好意思的說。

畢永財他們負責的一段水庫工程，很快就完成了任務。水庫工地指揮部又交給他們一段險工。

這一段險工，已經落在別的地段後面了。畢永財領着人突擊了四、五天，才勉強和別的地段拉平，可是水庫竣工的時間也到了，明天下晚就要開大會放水。所以畢永財他們必需要在今天再突擊一下，才能在明天完成任務。不然就要影響水庫完工、放水。

正在這時候，田家屯的小趙跑來了。告訴畢永財說：三小子病的快不行了。

畢永財這時才想起來，家里的小三子已經病十多天了，孩子媽托人找了好幾趟，他也沒倒出空來回家去看看。他想：回去吧，這裡水庫的工程緊，脫不開身；不

回去吧，又惦着孩子。一直到歇工吃晚饭时，他才披了件衣服回家去。

小三子躺在他媽的怀里，脸烧得通红，喘着粗气，孩子媽哭得象泪人兒，头也不抬，也不理毕永財。毕永財摸摸孩子的手，滚烫。他的心象刀绞一样，可就是再也不想不出办法。吃过药，打过针，都不見效。他急得在地下直打轉。

毕永財从屋里慢慢地走出去，心想，在家也不頂事，生不出法兒，不如干脆到工地上干活。想着想着，脚步就加快了。



毕永財越往前走，就越想孩子。孩子的小紅脸，滚烫的小手，总在他眼前晃。“回去陪孩子媽一宿吧，明天早起加劲突

击。”心里想着，可脚还是不停地向水庫走。

当天夜里，他領人干了一宿，第二天又突击了一上午，險工任务完成了，保證了当天晚上水庫完工、放水。

毕永財心里放下了一件大事，赶紧往家跑去看孩子。路上遇見社員們三三两两的穿戴整齐地往水庫走，去參加“放水典禮大会”。好熱鬧的小伙子們还敲鑼打鼓的挨門挨戶去吆喝：

“李大孀，快走吧，开大会去！”

“小鎖柱，穿上新布衫开会呀！”

……

毕永財回到家，院子里靜悄悄的。他心里一喜：这回可好了，工作完成了，孩子病好了。可是跑进屋里一看，炕上空空的，媳妇趴在炕里抽泣呢！顿时，心就凉了半截。

“孩子呢？”毕永財問。

“你还要孩子？要水庫吧！現在怎么想起孩子了！”她把一肚子难受劲儿都朝他倒过来。說完話，嗚嗚的哭了。

毕永財刚进院那股高兴劲儿，早就沒有了。他慢慢地坐在炕沿上，一声不吱。

毕永财一共有三个孩子：大的是男孩；二的是姑娘；他最喜欢是小三子。小三子才两岁多，嘴巧会哄人又听话。

如今，再也看不见小三子了。就连昨晚上那滚烫的小手也摸不到了！

“走吧，今晚开大会，还放电影呢！走，出去散散心。”毕永财知道自己老婆心里难受，劝着她。“看看去吧，社会主义来咱屯了，将来过好日子，也不用你挑水了，屋里安个水龙头，一拧，水就‘嘩’一声淌出来。还有电灯……走吧，去看看电影去，散散心。”

他媳妇只是哭，哪也不想去。

毕永财一个人走出来，他要去参加放水典礼大会。可是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小山坡上。楞了一会儿，他才明白过来，自己是想找到小三子看看。哪去找呢，小山坡上是一片荒草，他呆坐在小山上，眼流着泪。

小风吹来了水库上的锣鼓声。老毕站起来，长呼了一口气，使劲挺了挺胸脯向会场跑去。

(四) 防 霜

为了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，社里决定在田家屯那块平川地上开水田。社员们知道要开水田以后，就议论开

了。

年青人都說：開水田是件好事，可以增產、增加收入。所以都摩拳擦掌，干劲十足。

也有一些老年人對開水田是沒有興趣的。風言風語地說：

“這塊地方從跑馬占荒到如今，也沒聽說過開水田。”

“干吧，到秋連種子也收不回來！”

“哪來水啊，這塊干巴地！”

社里研究了群眾的反映，決定讓畢永財來領導這個“從跑馬占荒到如今也沒聽說過”的事。

開水田真不是件容易事。畢永財從早到晚領着許學志、徐慶海等一群小伙子在地里干。大清早就踏着冰渣子開壕、修池埂、拉地……。太陽落山很久了，他們才回屯子。小伙子們干活的勁兒是足的，就是聽不了那些風涼話。許學志常說：“風涼話要是糞肥就好了，可以攢几大缸。”

畢永財領着水田組的小伙子，耳朵聽着風涼話，手不停地干活。春風一吹，秧就插上了。

苗長高了，風一吹來，稻田地里擺動着一片嫩綠。苗長一寸，水田組的人們就高興一層。稻子揚花了，花就開在人們心里。小伙子們想：“等着吧，看看田家屯的

稻子，尝尝田家屯的大米飯。”

畢永財象着了魔一樣，整天不離水田，看看這，弄弄那，手脚總不停閑。心想：如果薈得再仔細點，准能比現在長得好。

天不作美，剛入秋正是庄稼晒米的時候，下開了連霖雨。河里的水眼看着往上漲，水庫平漕了，村里村外灌得溝滿壕平。

畢永財白天黑夜都守在大壩上。一到半夜，他就催小伙子們回家睡覺。他想：水落了以後，還有不少活要干呢，小伙子熬壞了可不行。所以每到晚上，總是他自己在壩上來回巡視着。天亮了，別人來替換他，讓他回去休息。他嘴里說，“走”“就走”，可脚還是寸步不離大壩。

雨水很大，社里派了二百多人將堤壩加修了一次。雨停了，人們才放了心，陸續回去。

沒想到，修堤的人剛走，上游水就涌了下來。畢永財見水勢太猛，一邊叫小馬回屯去叫人，一邊急忙跑到最危險的邊壩上守着。

就在這時候，邊壩被水沖開個口子，先只有一尺多寬，一眨眼功夫就成了三尺多寬的大豁子。水順着豁口嘩嘩的流進稻田地。他急了，縱身跳進水里用身子堵着卷